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五

詩

雜著五十三首

望月懷遠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
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
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
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

秋夕望月

清迥江城月流光萬里同
所思如夢裏相望在庭中
皎潔青苔露蒼闌條黃葉
風含情不得語頻使桂華空

詠鸞

海鷺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賤祇見玉堂開
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

詠史

大德始無頗中智是所是居然已不一况乃務相詭
小道致泥難巧言因萋毀穰侯或見遲蘇生得陰揣
輕既長沙傳重亦邊郡徙勢傾不幸然跡在胡寧爾
滄溟所為大江漢日來委澧水雖復清魚鱉豈游此
賢哉有小白讐中有管氏若人不世生悠悠多如彼
勅賜寧主池宴

賢王有池館明主賜春遊淑氣林間發恩光水上浮

徒叅和鼎地終謝巨川舟皇澤空如此輕生莫可酬

龍門旬宴得月字韻

恩華逐芳歲形勝兼韶月中席傍魚潭前山倚龍關
花迎妙妓至鳥避仙舟發宴衍良在茲再來情不歇

天津橋東旬宴得歌字韻

清洛象天河東流形勝多朝來逢宴喜春盡却妍和
泉鮪歡時躍林鷺醉後歌賜恩頗若此為樂柰人何

上賜水臆旬宴得移字韻

河漢非應到汀洲忽在斯仍逢帝樂下如逐海槎窺
春賞時將換皇恩歲不移今朝遊宴所莫比天泉池

故刑部李尚書荆谷山集會

嘗聞繼老聃身退道迷躄結宇倚青壁疏泉噴碧潭
苔石隨人古煙花寄酒酣山光紛向夕歸興杜城南

三月三日申王園亭宴集

稽亭追往事睢苑勝前聞飛閣凌芳樹華池落綵雲
藉草人留酌花鳥赴群向來同賞處惟恨碧林曛

恩賜樂遊園宴

寶筵延厚命供帳序群公形勝宜春接威儀建禮同
晞陽人似露解愠物從風朝慶千齡始年華二月中
輝光遍草木和氣發絲桐歲歲為無事寧知樂九功

驪山下逍遙公舊居遊集

君子體清尚歸處有兼資雖然經濟日無忘幽棲時
卜居舊何所休澣嘗來茲岑寂空人至高深獲我思
松澗聆遺風蘭林覽餘滋往事誠已矣道存猶可追
遺子後黃金作歌先紫芝明德有自來奕世皆秉彝
豈與磻溪老崛起周太師我心希碩人逮此問元龜
怊悵既懷遠沉吟亦省私已云寵祿過况在華髮衰
軒蓋有迷復丘壑無磷緇感物重所懷何但止足斯

祠紫蓋山經玉泉山寺

指塗躋楚甸策門望荆岑稍稍松篁入泠泠澗谷深

觀竒迹幽映歷險志嶇嶇上界接佛影中天揚梵音
焚香懺在昔禮足誓來今靈異若有對聖先其可尋
高星聞逝者遠俗是初心蘇剝經行處猿啼燕坐林
歸真已寂滅留迹豈埋沉法地日茲廣何云千萬金
冬中至玉泉山寺屬窮陰水閑崖谷無景及
仲春行縣復往焉故有此作

靈境信幽絕芳時重暄妍再來及茲勝一遇非無緣
萬木柔可結千花敷欲然松間鳴好鳥林下流清泉
石壁開精舍金光照法筵真空本自寂假有聊相宣
復此灰心者仍追巢頂禪簡書雖有畏身世亦俱損

郢城西北有大古塚數十觀其封域多是楚
時諸王而年代久遠不復可識唯直西有樊
妃冢因後人爲植松栢故行路盡知之

蘋藻生南澗蕙蘭秀中林嘉名有所在芳氣無幽深
楚子初逞志樊妃嘗獻箴能令更擇士非直罷從禽
舊國皆湮滅先王亦莫尋唯傳賢媛隴猶結後人心
牢落山川意蕭疎松栢陰破墻時直上荒徑或斜侵
惠問終不絕風流獨至今千春思窈窕黃鳥復哀音

戲題春意

一作江南守江林三四春相鳴不及鳥相樂喜關人

日守朱絲直年催華髮新淮陽祇有卧持此度芳辰
同綦母學士月夜聞鴈

棲宿豈無意飛飛更遠尋長途未及伴中夜有遺音
月思關山路風號流水琴空聲兩相應幽感一何深
避繳歸南浦離群叫北林聯翩俱不定憐爾越鄉心
立春日晨起對積雪

忽對林亭雪瑤華處處開今年迎氣始昨夜伴春迴
玉潤窓前竹花繁院裏梅東郊齋祭所應見五神來
庭梅詠

芳意何能早孤榮亦自危更憐花蒂弱不受歲寒移

朝雪那相妬陰風已屢吹馨香雖尚爾飄蕩復誰知
照鏡見白髮聯句

宿昔青雲志蹉跎白髮年誰知明鏡裏形影自相憐
折楊柳

纖纖折楊柳持此寄情人一枝何足貴憐是故園春
遲景那能久流芳不及新更愁征戍客容鬢老邊塵
巫山高

巫山與天近煙景嘗青熒此中楚王夢夢得神女靈
神女去已久雲雨空冥冥唯有巴猿嘯哀音不可聽
翦綵

姹女矜容色爲花不讓春既爭芳意早誰待物華真
葉作參差發枝從點綴新自然無限態長在艷陽人

聽箏

端居正無緒那復發秦箏纖指傳新意繁絃起怨情
悠揚思欲絕掩抑態還生豈是聲能感人心自不平
賦得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機思君如滿月夜夜減清輝

荊州作二首

先達志其大求意不約文士伸在知己已况仕於君
微誠夙所尚細故不足云時來忽易矣事往良難分

顧念凡近姿焉欲殊常勲亦以行則是豈必素有聞
千慮且猶跌萬緒何其紛進士苟非黨免相安得群
衆口金可鑠孤心絲共焚意忠仗朋信語勇同敗軍
古劍徒有氣幽蘭祇自薰高秩向所忝於義如浮雲

其二

千載一遭遇往賢所至難問余奚爲者無階忽上搏
明聖不世出翼亮非苟安崇高自有配孤陋何足干
遇恩一時來竊位三歲寒誰謂誠不盡知窮力亦殫
雖致負乘寇初無挾術鑽浩蕩出江湖翻覆如波瀾
心傷不林樹自念獨飛翰義在匹夫報恩猶一殮

况乃山海澤效無毫髮端內訟已慙沮積毀今摧殘
胡爲復惕息傷鳥畏虛彈

在郡秋懷二首

秋風入前林蕭颺鳴高枝寂寞遊子思寤歎何人知
宦成名不立志存歲已馳五十而無聞古人深所疵
平生去外飾直道如不羈未得操割效忽復寒暑移
物情自古然身退亦隨悠悠滄江渚望望白雲涯
路下霜且降澤中草離披蘭艾若不分安用馨香爲

其二

庭蕪生白露歲候感心遐心策蹇慙遠途巢枝思故林

小人恐致寇終日如臨深魚鳥好自逸池籠安所欽
掛冠東都門採蕨南山岑議道誠愧昔覽分還愜今
無然憂成老空爾白頭唵

郡府中每晨輒見群鶴東飛至暮又行列
而返哢唳雲路其和樂焉予愧獨處江城常
目送此意有所羨遂賦以詩

雲間有數鶴撫翼意無遺曉日東田去霄煙北渚歸
謹呼良自適羅列好相依遠集長江靜高翔衆鳥稀
豈煩仙子叙何畏野人機却念乘軒者拘留不得飛
忝官二十年盡在內職及爲郡嘗積戀因賦

詩馬

江流去朝宗晝夜茲不捨仲尼在川上子牟存闕下
聖達有由然孰是無心者一郡苟能化百城豈云寡
愛禮誰爲羊戀主吾猶馬感初時不載思奮翼無假
閑宇嘗自閉沉心何用寫攬衣步前庭登陴臨曠野
白水生迢遞清風寄瀟灑願言采芳澤終朝不盈把

初秋憶金均兩弟

江渚秋風至他鄉離別心孤雲愁自遠一葉感何深
憂喜嘗同城飛鳴忽異林青山西北望堪作白頭唵
二弟宰邑南海見群鴈南飛因成詠以寄

鴻鴈自北來嗷嗷度煙景嘗懷稻梁惠豈憚江山永
小大每相從羽毛當自整雙鳥侶晨泛獨鶴參霄警
爲我更南飛因書至梅嶺

將發還鄉示諸弟

歲陽亦頽止林意日蕭摵云胡當此時緬邁復爲客
至愛孰能捨名義來相迫負德良不貲輸誠靡所惜
一木逢厦構纖塵願山益無力主君恩寧利客卿壁
去去榮歸養憮然歎行役

叙懷二首

弱歲讀群史抗迹追古人被褐有懷玉佩印從負薪

志合豈兄弟道行無賤貧孤根亦何賴感激此為鄰

其二

晚節從卑秩岐路良非一既聞持兩端復見挾三術
木瓜誠有報玉楮論無實已矣直躬者平生壯圖失
去去勿重陳歸來茹芝朮

秋懷

感惜芳時換誰知客思懸憶隨鴻向暖愁學馬思邊
留滯機還息紛拏網自牽東南起歸望何處是江天
孤桐亦胡為百尺傍無枝踈陰不自覆修幹欲何施

雜詩五首

高岡地復迥弱植風屢吹凡鳥已相噪鳳凰安得知

其二

蘿蒿必有託風霜不能落酷在蘭將蕙甘從葵與藿
運命雖為宰寒暑自迴薄悠悠天地間委順無不樂

其三

良辰不可遇心賞更蹉跎終日塊然坐有時勞者歌
庭前攬芳蕙江上託微波路遠無能達憂情空復多

其四

湘水弔靈妃班竹為情緒漢水訪遊女解佩無誰與
同心不可見異路空延佇浦上青楓林津傍白沙渚

行吟至落日坐望祇愁予神物亦豈孤佳期竟何許
其五

木直幾自冠石堅亦他攻何言爲用薄而與火膏同
物累有固然誰能取徑通纖纖良田草靡靡唯從風
日夜沐甘澤春秋等芳叢生性苟不失香臭誰爲中
道家貴至柔儒生何固窮終始行一意無乃過愚公
故刑部李尚書挽歌詞三首

仙宗出趙北相業起山東明德嘗爲禮嘉謀屢作忠
論經白虎殿獻賦甘泉宮與善今何在蒼生望已空
其二

宿昔三台踐榮華駟馬歸印從青瑣拜翰入紫宸揮
題劍恩方重藏舟事已非龍門不可望感激涕沾衣
其三

永歎常山寶沉埋京兆阡同盟會五月華表記千年
渺漫野中草微茫空裏煙共悲人事絕唯對杜陵田
故徐州刺史贈吏部侍郎蘇公挽歌詞三首
韋玄方繼相荀爽復齊名在貴兼天爵能賢出世卿
學聞金馬詔神見玉人情藏壑今如此爲山遂不成

其二
相如只謝病子敬忽云亡豈悟瑤臺雪分雕玉樹行

清規留草議故事在封章本謂山公啓而今歿始揚
其三

返葬長安陌秋風簫鼓悲奈何相送者不是平生時
寒影催年急哀歌助晚遲寧知建旗罷丹施向京師
故滎陽君蘇氏挽歌詞三首

門緒公侯列嬪風詩禮行松蘿方有寄桃李忽無成
劍去雙龍別雛哀九鳳鳴何言嶧山樹還似半心生

其二

永歎芳魂斷行看草露滋二宗榮盛日千古別離時
竟罷生芻贈空留畫扇悲客車候曉發何歲是歸期

其三

縞服紛相送玄扃翳不開更悲泉火滅徒見柳車迴
舊室容衣奠新塋拱樹栽唯應月照簞潘岳此時哀
眉州康司馬挽歌詞

家受專門學人稱入室賢劉楨徒有氣管輅獨無年
謫去長沙國魂歸京兆阡從來匣中劍埋沒罷衝天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五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六

制書

南郊赦書

東封赦書

后土赦書

籍田赦書

南郊赦書

門下朕獲主三靈于今一紀聽政中是每不敢康觀
書一夜將求諸道而頃年已來每思至理或遠人勿
率或嗣歲不登淳朴未還揚厲斯在爲人上而慙德

奉天明以畏威故祝史正辭必期於陳信郊邱備禮
將俟於昇平今宗廟降靈克開厥後乾坤交泰保合
太和麟鳳龜龍玄符黃瑞之祉蠻夷戎狄梯山航海
之琛莫不日月以聞道路相屬顧惟不德當茲休運
欽若昭報疇咨故實所以今年獻春恭祠后土季秋
吉日追崇九廟採必先於曾經稽肆類於虞典爰因
長至欽謁上玄告受命之元符昭嚴配之成績大典
云備至誠克展諸侯駿奔來於穆之相百神受職率
咸秩之文六變已陳三獻斯畢蓋春秋之大事莫先
乎祀王者之盛禮莫重於郊柴燎克終感慶罔極豈

予一人之福亦爾萬邦之賴宜因咸和之際俾承厚
下之澤可大赦天下嗚呼君臣一體休戚共焉朕欽
承天命躬傳大寶益憑累祖餘業得一之符亦由羣
公舊勲不二之力永言繫賴其敢忘之自武德已來
實封功臣知政宰輔有身無人故而止官實封子孫
淪屈者所由勸責具狀以聞存者可籌其官榮逝者
當錄其胤嗣使幽明同慶知有令辰

東封赦書

門下朕聞天監唯后后克奉天既合德以受命亦推
功而復始厥初作者七十二君道洽跡著時至符出

皆用事于介立升中於上帝人神之望蓋有以塞之
皇王之序固可得而言之朕接統千歲承光五葉惟
祖宗之德在人惟天地之靈作主往有內難幽贊而
集大勲間無外虞守成而續舊服未嘗不乾乾終日
思與公卿大夫上下叶心聿求至理引我烈聖其庶
乎馨香今九有大寧群氓樂業時必敬授而不奪物
亦順成而無天_楙建皇極幸致大和聚乃幽遐率由
咸被戎狄不軌_性文告而來庭鱗鳳已臻將覽悟而
在藪以故凡百_執事亟言大封顧惟不德初欲勿議
伏以先聖儲祉_與天同功荷傳符以在今敢侑神而

無報大節斯在朕何讓焉遂奉遵高祖太宗之業憲
章乾符之典時邁東土紫告岱宗精意上達彤響來
應信宿行事雲物呈祥登降之禮斯畢嚴配之誠獲
展百神群望莫不懷柔四方諸侯莫不來慶斯事天
下之介福邦家之耿光也無窮之休祉豈獨在予非
常之惠澤宜其逮下可大赦天下朕躬陟天門宿齋
日觀時屬嚴冬雪候初夜風寒朕因露立祈恩誓欲
代人當咎俯仰之際頓首霜飈奠獻之辰變同韶景
誠荷上天垂祐亦賴靈山吐祥詩云無德不報宜封
太山神為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宜令所管崇飾

祠廟環山十里禁其採樵給近山二十戶復以奉神
祠率土之內賜酺七日任於村坊宴樂不得聚斂煩
勞其節文有未露及者所司比類奏聞其封祀有數
處行事者從一處叙赦書日行五百里主者施行

后土赦書

門下昔者巡狩所至柴瘞斯著蓋取誠享以遵告類
朕恭承祖宗之烈獲主神祇之祀夙夜祇畏不敢荒
寧故勒兵朔陸先展義於汾社迴旆睢上遂有事於
郊壇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則漢氏祈穀未始正名周
禮降神乃爲徽福而已朕以天命之重予道爲先惟
茲精神在乎敦孝庶蒙福於四海斯永康於兆人是
以率由舊章敬恭明祀嚴配之誠既展奠獻之禮又
終且春秋之議大事若祀齋祭之福庶品維祺且獨
在予而共有斯慶可大赦天下

籍田赦書

門下昔者受命爲君體元立極未有不謹於禮而能
見教於人朕其庶乎有慙作者方冊存而可舉舊章
絕而復尋自古所行無一而廢將以上乞靈於宗社
下蒙福於黎元朕茲精誠天實降鑒今嗣歲初吉農
事將起禮有先於耕籍義緣奉於粢盛是所嚴祇敢

不敬事故躬載耒耜親率公卿以先萬姓遂終千畝
謂敦本之爲小何布澤之更深宜有順於發生俾無
偏於行惠可大赦天下宗廟致享務在豐潔禮經公
革必本人情遠臣之薦或未能備物服制之紀或有
所未通宜令禮官學士詳議具奏朕自臨天下一紀
于茲不敢荒寧日加兢業而災青未弭黎人未康若
有由而然則在予之責有能直言極諫者具以狀聞
每涓賢良無忘鑒寐頃雖虛佇未副旁求其才有王
霸之畧學究天人之際智勇堪將帥之選政能當牧
宰之舉者五品已上清官將軍都督刺史各舉一人

孝悌力田鄉閭推挹者本州長官勘責有才堪應務
者各以名聞致仕官久歷清資始終稱著年漸老邁
情有可矜量與改職依前致仕宗子中有才行著聞
比尚沉屈者委宗正勘實奏聞唐元兩營立功官任
折衝並改與即將即將改與中即其亡官失爵量加
收叙五岳四瀆名山大川及自古聖帝明王忠臣良
相並令所在長官以禮致祭赦書有所夫該者所司
比類奏聞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
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都城內賜酺三
日布告遐邇咸使知聞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六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七

勅制

勅皇太子納妃

勅處分十道朝集使

勅處分十道使

勅處分朝集使

勅處分十道使

勅歲初處分

勅令禮部掌責人

勅幸西京

勅置十道使

勅授十道使

勅停官祭贈太子

勅處分縣令

勅處分縣令

勅處分選人

勅議放私鑄錢

勅處分宴朔方將
勅宴幽州老人

勅慮囚
勅擇日告廟

籍田制
諸王實封制

貶韓汝州刺史制
廢王皇后制

停張說中書令制
勅處分舉人

勅皇太子納妃

勅禮有謹於初義亦重其本凡是姻媾且猶正於人倫况在元良更將承於宗祀皇太子鴻儲副是屬仁孝自然爰從吉辰式備嘉禮上事下繼君子重之言告言歸朕豈無慰非獨在予之慶宜申與衆之澤應

天下囚徒死罪特宜免死配流嶺南遠處流罪降至徒徒已下罪並宜釋放其造偽不首勾合知情受偽人等罪雖徒流仍便隸為百姓至彼勿許東西諸道征行人家及鰥寡惻獨委州縣長官檢校矜放差科使安其業中間有不支濟者量事賑給仍量助其營種長安萬年兩縣百姓及今月當上曠騎衛士雜匠掌閑幕士駕士工人樂人供膳主膳官馬主食弓等並免其家今年地稅三衛細引飛騎萬騎監門長上及禮生有職掌者各減一年勞在京文武官九品已上見在京外官因公使及當上在京新除五品已上

外官未辭并致仕官朝朔望者各賜勳一轉東宮官
九品已上諸司緣禮會祗供官等更加勳一轉五禮
使兵部尚書兼中書令蕭嵩特封徐國公禮會使黃
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休特與三品妃禮會
使少府監馮紹正賜紫金魚袋諸副使及判官更加
勳一轉禮官儉者夾侍官及孔目官使典主旌節等
選日優與處分仗內馬家內侍省給使教坊音聲人
緣太子禮會祗供者各賜勳一轉皇太子舅尚輦奉
御趙迥進特與三品仍改三品官前右武衛騎曹趙
迥進特與五品仍改與五品官皇太子侍讀侍書等

各加一階皇太子諭德潘蕭特與五品太子妃兄通
事舍人薛愿特與五品仍改與五品官兄吏部常選
特與五品仍與六品官今日應預會官等各節級給
賜物即宜領取宴慰者所以宣其情頒錫者所以將
其意公卿百辟庶知朕心

勅處分十道朝集使

勅朝集使等朕恭已承天守文繼位布一心於兆庶
明四目於萬方恒恐道或未周物不遂性旁求俊乂
共理黎元于茲群辟寧不我副凡今政要畧有四端
衣食本於桑農禮義興於學校流亾出於不足爭訟

由於無耻故先王務其三時將以厚生也修其五教
將以惇俗也有國有家同知此議不患不知患在不
行爾且長吏數改政教屢移在官當先為國理人各
揚其職不當冒榮干進苟利其身澆俗不可不革淳
風不可不長近令刺史在任四考方遷實欲始終其
情黜陟斯繫必若縣得良宰萬戶息肩州有賢牧千
里解帶仁政不遙行之則是皆能勵節朕復何有且
如浮逃客戶所在安輯征鎮人家每事憂恤倉儲唯
實賦役唯均鰥寡撫存盜賊禁止郵驛無弊姦訛不
生念茲八事朕常屢想嗟爾庶尹可不用心卿等還

州逾相勸勉遵此王度恤彼下人敬順天常無違月
令夫星列躔次土分區域休咎之徵惟人所感善必
知主惡亦有由每至歲成當加賞罰宜知朕意並即
好去

勅處分十道朝集使

勅朕臨御天下二十餘載每忘至理實仗群賢何嘗
不敷求循良共底于道隼旟熊軾光寵有加甘露鳳
凰寂寥無紀豈朕之不德感致止然為庶尹所能已
極於此是用寤寐增歎殷勤永懷更為後圖或未晚
也且一郡之政繫一已之能泉源既清蓬麻自直為

長吏者可不勉之卿等至州遙想慰誨以副共理之意用光分憂之委且如江左爰及山南歲小不登人
已菜色皆由好逐朝夕之利而無水旱之儲卒遇凶
年莫非艱食此則政乖慮始人無勸分欲免流庸不
可得也夫氓者寘也豈能自謀政者正也當矯其弊
所由長吏可不勉歟相其物土之宜務以耕桑之本
時無妨奪吏不侵漁既富而教奚畏不理至若征鎮
役重孤弱命窮將湏哀矜以遂仁恕其餘常科所禁
自可舉而行之豈煩縷說方振綱領乃者庚子制書
已明理要徐思其意勿謂空言若風教未弘議能益
闕竟入朝計其幸遷除勿曰不知將自誣也方牧叅
佐各宜思之朕所待賢能不惜官秩惟聲實是與惟
履行是憑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爲宰百里豈
有限也何在汲汲不安於理郡哉誠須勵精以俟後
命並即好去

勅處分朝集使

勅朕受命于天義兼君父思致可封之地無忘終食
之間自有萬邦幾將二紀而刑政或舛風俗尚澆行
所望而未至顧本懷而自失雖朕之不德在予之過
有歸而卿等共理患已之誠豈到至如典州當侯伯

之尊宰邑敵子男之寵好進之輩且不務於政成欲
達之心獨未思於義取朕所以數戒勅以見意增祿
秩以勸能何嘗有公方清白者不昇理道循良者不
用若聲績未著黎庶未康牧守未朝而輒遷叅佐踰
年而競入此獨爲人之資地爾豈是責成之意耶以
故一切還州將矯其弊卿等至彼明諭朕意知不以
中外爲隔唯以億兆爲憂頃以天下浮逃先有處分
所在括附便入差科輒相容隱亦令糾告如聞長吏
不甚存心致令流庸更滋前弊未革自行此法即有
姦生逃者租庸類多乾沒長吏明察豈其然乎此色

每年別湏申省比類多少以爲殿最又獄訟所寄人
命是懸近恐妨農特原輕繫俾加閱實乃多幽枉都
邑尚爾郡縣可知各以貶官用懲主吏自今已後天
下繫囚等應申覆知證在遠而就中稍重者不得過
十日次不得過五日其餘輕科量宜決遣不得因此
復加楚毒且外臺者長吏主之至如禮義不興耕桑
不勸孤寡不恤徭役不均不肅吏人不清盜賊不懲
侵暴不糾姦訛有一於此是誰之過其遊僧幻者誑
誘愚人窮其根萌特湏禁絕諸軍征鎮每遣優矜如
聞比來未免辛苦特宜撫恤使得安存今農扈戒期

耕夫在野事非急切不得追呼卿等至州一一宣示
當遣察問勿不用心即宜好去

勅處分十道朝集使

勅十道及朝集使等信賞以勸能刑罰以懲惡謂之
二柄所以一人朕念彼黎元比遭水旱而賦役不等
浮惰相仍且無緝寧漸用凋弊所以慎擇長吏兼命
使臣寵數所加亦云不薄智能自效豈是末圖政之
殊尤未用虛佇且郡縣所理黎庶是切善爲政者防
於未然均其有無省其徭役事事有豫早爲之所雖
遭歲惡固亦人安况在豐年不能招緝遂使戶多虛

掛人苦均攤務欲削除更成詭故已逝者未必爲削
爲姦者因此便除一啓其端豈勝其弊向若州有明
牧縣有良宰而精心緝理豈若是乎卿等至州將朕
此意優柔慰勉各令用心招撫流庸補綴居業使免
助逃之費是爲救弊之先此不存心更知何理且刺
史縣令專任不輕自有非違將何率勵至如親識遊
客憑恃威權囑託下寮搖動獄訟或差遣不當致令
損失或處分有乖便至煩擾兼有不肅諸吏唯只自
謹一身姦豪盜賊無所畏懼是虛荷榮寵徒增祿秩
此而可容孰爲尸曠並委諸道條察具狀奏聞今甘

澤以時農桑為重不急之務先已勒停宜更申明勿妨春事諸處百姓貧窶者多雖有隴畝或無牛力勸率相助令其有秋所繫囚徒速令決斷無令冤滯致有妨奪鰥寡俾獨征鎮之家倍湏撫存勿有科喚朕有所懸爵秩惟待賢能若政舉一州惠施一縣使者廉問必以狀聞既能副於朕懷亦當待以不次誠可復也豈食言哉並即好去

勅歲初處分

勅天地以大德生群有聖人以大寶守萬物古者受命之君謂之承天之序明有所代夫豈徒然道若無

欽崇命不求保帝實臨汝人曷戴君朕所以每期庶平合於仁覆之意也夫宓義神農黃帝堯舜或誅而不怒或教而不誅彼亦何為獨臻于此朕自有天下二紀及茲雖未能盡衣以禁亦未嘗刑人於市而政猶踏駁俗尚澆醜當是為理之心未返於本耳凡人豈不仁於父母兄弟不欲於飲食衣服乎而卒被無孝友之名不溫飽之困其故何哉蓋未聞義方不識善道或任小智而為詐或見小利而苟得致遠則窮繼之以暴已而身受戮誅家不相保愚妄之徒類多自陷訟獄之弊恒由此作吁可悲乎亦在教之不明

也蓋刑罰者不獲已而用之天下黔黎皆朕赤子以誠告示其或知歸何必用威然後致理先務仁恕寧不懷之且五常循行豈須深識六親和睦何待丁寧自宜勉之以副所望刑措不用道在于茲今獻歲之吉迎氣伊始敬順天常無違月令所由長吏可舉舊章諸有嫗伏孕育之物蠢動生植之類慎無殺伐致令受傷九土異宜三農在候聚衆興役妨時害功特宜禁止以助春事至若家有征鎮人或孤惇物向陽和此獨憂悴良可憫也亦宜所由隨事憂恤蓋不體仁無以爲長不知道無以用心故道者衆妙之門而

心者萬事之統得其要會義可以兼濟於人失其指歸生不能自全於已故我玄元皇帝著道德經五千文明乎真宗致於妙用而有位者未之講習不務清淨欲令所爲之政教何從而致乎太和者耶百辟卿士各須詳讀勉存進道之誠更圖前席之議至如計校小利綜緝煩文邀名直行去道彌遠違天和氣生人怨心朕甚饜之所不取也各勵精一共興玄化俾蒼生登於仁壽天下還於淳朴豈遠乎哉行之可至其老子道德經宜令士庶家藏一本仍勸習讀使知指要每年貢舉人量減尚書論語一兩道策准數加

老子策俾敦崇道本附益化源朕推誠與人有此教
誠必驗行事豈垂空言今之此勅亦宜家置一本每
須三省以識朕懷

勅令禮部掌貢人

勅每歲舉人求士之本專與其事寧不重歟頃年已
來惟考功郎所職掌位輕事重名實不倫欲盡委長
官又詮選猥積且六官之列體國是同况宗伯掌禮
宜主賓薦自今已後每諸色舉人及齋郎等簡試並
於禮部集既衆務煩雜仍委侍郎專知

勅幸西京

勅朕所時邁皆順物情頃屬關輔無年遽爾東幸
固非爲已將以息人今百穀既成庶務皆省而五
陵所奉誠在京師安可更留周南有闕時薦宜以
來年正月七日取南路幸西京所司准式應緣行
幸所須務從節減所由明爲條例勿使勞煩

勅置十道使

勅歲比不登人或流冗言念菜色朕用疚懷而牧
宰是寄惠養猶缺黎元爲本賦歛未均當宁思之
良所於邑且十連爲率六察分條周漢以還事有
因革帝王之制義在隨時其天下諸道宜依舊逐

要便置使令採訪處置若牧宰無政不能綱理吏
人有犯所在侵漁及物土異宜人情不便差科賦
稅量事取安朕所責成貴在簡要其餘常物不可
妄干其使宜令中書門下即簡擇奏聞朕將親覽
焉

勅處分縣令

勅諸縣令等自古致理其在命官今之所切莫如守
宰朕每屬意尤重此官有善者雖遠必昇無能者從
近而廢固已惟取才實非務官資事亦坦然天下所
見而浮競之輩未識朕懷俾其宰邑便爲棄地或以

煩碎而不專意或以僻遠而不畏法浸染成俗妨奪
爲常嗷嗷下人於何寄命朕所以寢興軫念思有以
濟之故令吏曹精選才幹卿等各膺推擇用簡朕心
若能理化有成聲實相副必有超擢終不食言如其
謂人不知惟利是視自速負敗兩喪身名智者所圖
應不至是各宜勉勵以副勤祝

勅處分縣令

勅新除河南府密縣令張稷等令長之任黎庶尤切
比嘗選衆未盡得人然而勇進之流乃非其好矯弊
之政豈無所革今既各膺獎用當盡良能期月有成

聲能若著所列清要惟待賢才既爾有聞不患無位
各宜勉勵以副朕心

勅處分選人

勅朕憫茲下人不忘降寐庶乎富教寄在牧宰所以
推擇才能親加考覈卿等各膺時用副朕虛求亦既
得人佇聞佳政若能銳精爲理聲績有稱即當待以
不次信斯言之可復如其政不能舉行且有遺豈獨
敗于厥躬必將坐於舉主此亦明約不得不然各宜
勉之以成名節今賜卿少物各宜領取並於朝堂坐
食食訖好去

勅授十道使

勅言念蒼生心必遍於天下自古良牧福猶潤於京
師所以歷選列城聿求連率豈徒刺史將委緝寧朝
散大夫檢校御史中丞關內道宣慰賑給使上柱國
盧絢等任寄已深聲實兼茂咸貫通於理道益純固
於公心或華髮不衰或白圭無玷可以範儀郡國康
濟黎元間歲已來數州失稔頗致流亡能勿殷懷吏
又不畏不仁人或不安不便誠須矯過必在伏賢而
前此使車不無殷鑒事皆掣肘務欲總權小有舉於
毫髮大莫振於綱領本不條察却用煩苛未言所期

豈云自弊今既各膺重寄允謂通才以蠲疾苦之原
當叶大中之義若令行一道利及萬人朕所設官以
待能者朝之優秩必歸令譽言可復也宜副朕懷可
依前件

勅停官祭贈太子

勅諸贈太子頃年官為立廟并致享祀雖欲歸厚而
情且未安烝嘗之時子孫不預若專令官祭是以踈
間親遂此為常豈云教孝其諸贈太子有後者但官
為致廟各令子孫自主祭其祭置及官悉停若無後
宜令依舊

勅議放私鑄錢

勅布帛不可以尺寸為交易菽粟不可以抄勺質有
無故古之為錢將以通貨弊蓋人所作非天實生頃
者耕織為資乃稍賤而傷本磨鑄之物却以少而致
貴頃雖官鑄所入無幾約工計本勞費又多公私之
間給用不贍求言其弊豈無變通往者漢文之時已
有放鑄之令雖見非於賈誼亦無廢於賢君况古往
今來時異事變及經之義安有定耶終然固拘必無
足用且欲不禁私鑄其理如何公卿百僚詳議可否
朕將親覽擇善而從

勅處分宴朔方將士

勅朔方軍節度大使兵部尚書信安郡王禕總戎朔
陲經畧萬里賦車籍馬精卒銳兵自其有虞莫不素
練而醜虜背誕偏師致誅謀若有神取如俯拾雖廟
署之云遠亦將士之力焉威武載揚頑凶且懾狂寇
覆巢以奔北群師棹鞅而來歸因其凱旋聊加宴樂
各宜坐食相與盡歡其軍將已下官賞別有處分信
安郡王禕與一子官

勅宴幽州老人

勅幽州老人師知禮等比者林胡翻覆稔歲不寧戎

馬之鄉良亦艱苦而賊虜自叛天實誘之主將致誅
略無遺噍實除邊患且減征徭卿等忠義因心遠來
陳賀深所嘉尚並宜坐食各有賜物食訖領取

勅慮囚

勅時向炎蒸人或冤繫豈忘仁恕固須審察其京都
城見禁囚宜令中書門下及留守檢覆訖徒已下罪
各委所由長官據情狀量決罰便放死罪已下逾隆
一等有情狀難容合決格杖者決訖准例處分天下
諸州亦並准此

勅擇日告廟

勅邊境為患莫甚於林胡朝廷是虞幾煩於將帥車
徒屢出芻粟載勞使燕趙黎氓略無寧歲而山戎種
落常為能人近有野心窮而歸我曾是懷附每所撫
柔而不變梟音輒為獸搏幽州節度使副大使張守
珪等乘間電發表裏奮討積年逋誅一朝翦滅則東
北之侵便以廓清河朔之人差寬征戍此皆上憑九
廟之略下仗群帥之功令其凱旋敢不以獻宜擇吉
日告九廟所司准式

籍田之制

門下案盛所以奉神祇耕籍以助人力既義率于下

土而敬在其中是為先農存諸大典故周宣不復於
古而虢公致諫漢文修其政而班史美談朕自御極
以來動咨故實惟是千畝未展三推匱神困人降災
移歲庸不在此良以憮然今星紀既周土膏將動去
農祥而不日考帝籍之以時朕其親耕以實神廩宜
令禮官博士詳擇典故有司速即施行

諸王實封制

門下先王之制封建有等諸侯所食征賦以歸河西
節度大使原州都督慶王潭河東節度大使原牧棣
王治河北節度大使幽州大都督鄂王洵等性皆中

和行無外飾教以詩禮能漸義方雖已列於封圻竟未疇於井賦頃以孝友之習且在深宮服用之間亦從御府既申開國之典宜崇書社之數可各食實封二千戶主者施行

貶韓朝宗洪州刺史制

門下所遣使臣將恤人隱頻亦諭旨期於悉心而政或相蒙賞或失善以此致理未嘗聞之朝請大夫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判襄州刺史山南道採訪處置等使上柱國長山縣開國伯韓朝宗丞登清要爰委條察宜恭爾職以副朕懷而乃私其所親請以為邑

未盈三載已至兩遷既殊德舉自速官謗及令按事果驗非才傷敗實多矯誣斯甚舉不為黨豈其然歟事咨於周則異於是不能自律何以正人仍期後效且示輕貶可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守洪州刺史散官勲封如故馳驛赴任雖知人則哲在予之責已深而事上竭誠為臣之節當勵其有賞罰不正枉直失措陷於阿比隳我綱目有一於此誰其捨諸凡今刺舉宜以為戒主者施行

廢王皇后制

門下朕承五聖之緒為萬國之君敢以私愛而廢至

公內顧而忘鴻業皇后王氏天命不祐華而不實居
上畜虎狼之心御下甚鷹鷂之跡造起獄訟朋扇朝
廷見無將之端有可諱之惡焉得敬承宗廟母儀天
下可廢為庶人就別院安置刑于家室有愧昔王為
國大計蓋非獲已布告天下咸使知聞

停燕國中書令制

門下中書令燕國公張說往屢艱難輸誠於履險及
茲輔相潤色於告成而不察細微之人頗乖周慎之
旨朕略小存大念舊錄功且法不欲屈宜罷中樞之
任義亦有在更崇端揆之榮可尚書右丞相仍將國

史於宅修撰主者施行

勅處分舉人

勅求賢濟理詢事考言務取由衷以觀深識頃年策
試頗成弊風所問既不切於時宜所對亦何關於政
事徒徵隱僻莫見才明以此擇賢良未得所卿等各
膺推薦副朕虛求宜其悉心各盡所見勿復仍舊空
載游詞各宜就食食訖就試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七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八

勅書

勅薛泰書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張待賓書

勅清夷軍使虞靈章書

勅張楚賓書

勅河西節度牛仙客書

勅北庭將士等書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北庭士庶等書

勅新羅王金興光書

勅牛仙客書

勅瀚海軍使蓋嘉運書

勅王斛斯書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書

勅劔南節度使王昱書

勅投降奚等書

勅契丹王據埒可突干書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薛泰書

勅薛泰朕撫育降奚每事過厚衣食供給數年于茲而禽獸無知不懷恩信相率種落一時叛亡此於國家譬猶蚊蚋耳無所憚惜惟惡惡心總是亂階私相招誘若不撲滅何以示威卿可率所統與紀思誨王忠嗣等計會進討卿既久在邊鎮深練兵權進退動靜惟變所適敵則預料奇出臨時會在審量不可輕舉氣候漸暖卿及將士已下並得如宜遣書指不多

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使人兼趙壁近至省表具之前已勅卿嚴加部勒近得奏請皆依處置卿當此信任必用盡誠蕃鎮之虞且無西顧頃者劉渙囚悖遂起姦謀朕以偏荒比加隱忍而惡跡轉露人神不容忠義之徒復知密旨自聞伏法自取誅夷狂愚至深亦何足道卿與彼地近想備知之突騎施北來不窺隙會須審察至竟如何蕃中人來未可輕信但當撫養士卒而臨事制宜必先保全以此為上夏初已

熟卿及將士已下平安好遣書指不及多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累得卿表一一具知劉渙凶狂自取誅滅遠近聞者莫不慶快卿誠深疾惡初屢表聞邊事動靜皆爾用意即朕無憂也夏初漸熱卿及將士官寮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清夷軍使盧靈章書

勅清夷軍使盧靈章窮寇傷殘寄命無所猶以遺噍敢犯塞垣卿義勇過人臨難無苟親當矢石逐此犬羊略有梟夷足申威武邊寄盡節朕甚嘉之仍聞鋒

鏑既交在卿亦有所損神道之助順應不爲災今將物可以時將療所有將士用命即具狀以聞其不幸陣亡固將深悼惜亦宜追錄當有加贈夏末甚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伊吾軍使張楚賓書

勅伊州刺史伊吾軍使張楚賓近得卿表知沙陁入界此爲劉渙凶逆處置狂踈遂令此蕃暫有遷轉今劉渙伏法遠近知之計沙陁部落當自歸本處卿可具宣朝旨以慰其心兼與蓋嘉運相知取其穩便豐草美水皆在北庭計必思歸從其所欲也卿可量事

安慰仍勿催迫處置了日具以狀聞夏中盛熱卿及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河西節度牛仙客書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邊事煩總苦已勞神若不纖悉安得條理頃聞訓練士馬蓄積軍儲資用有餘動不無備是卿忠烈更勤經略事事如此朕復何憂摩管之間想皆得所卿近有奏請並已處分夏末甚熱卿及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將士已下書

勅北庭將士翰海軍使蓋嘉運已下逆胡忿戾乘此

猖狂驅率匪人圍犯邊鎮皆如素慮不出下策卿等雖在絕境且據堅城將士一心莫非勇義觀釁而動取亂在茲宜臨事籌之無失此便但蘇祿本以姦詐誑誘群胡無德在人何能有國今乃驅烏合之衆作不義之舉師曲在老族滅其時卿可因其不固之心乘其已疲之衆掎搯歸路剪滅逋醜此亦天與豈直人謀仍熟料之取萬全也國之重賞惟待奇功豈在言之自良圖耳比秋氣已冷卿及將士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及官吏百姓已下不虞狂賊擁
衆多時彼州軍人素乏器械聞其悉力能不懸心卿
等堅守孤城敵此凶寇亦既久拒終然萬全斯乃義
可感幽鬼神相助妖不勝德氛侵自銷來無所能去
無所得犬羊之衆道路埋魂其於破傷亦云甚矣向
使甲戈有預士卒且強躡彼歸途可無噍類即令所
司支料以備後來其有功之人各且據寔以時敘定
當有酌賞其龍泉寺小堡被其殘破雖已收拾猶慮
損傷各宜宣慰令得存活秋氣已冷卿及寮吏百姓
已下並平安好今賜卿衣一副至宜領取遣書指不
多及

勅北庭將士百姓等書

勅北庭將士部落及百姓等忠義所感在臣予而固
然凶惡必誅雖鬼神而亦爾逆賊劉渙不意含氣有
此狂愚忽於夷塗坐生逆節姦謀雖起狡數自窮誘
人不從欺天斯甚由是忠義奮發凶醜就擒雖則奴
庸何足比數然於荒徼亦云除惡皆是卿等同心盡
力向國輸忠能協人鬼之謀不貽戎狄之笑朕每以
嘉歎無忘於心所云有功皆已優賞懲惡勸善實在
于茲夏中甚熱卿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新羅王金興光書

勅新羅王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大都督雞林州諸軍事上柱國金興光賀正使金碣丹等至兼得所進物省表具之海路艱阻朝賀不闕歲益忠謹日以嗟稱所謂君子爲邦動必由禮頃者渤海靺鞨不識恩信負恃荒遠且爾逋誅卿嫉惡之情常以奮厲故去年遣中使同行成與金思蘭同往欲以叶謀比聞此賊困窮偷生海曲唯以抄竊作梗道路卿當隨近伺隙掩襲取之竒功若有所成重賞更何所愛適欲多有寄附實慮此賊抄奪不可不防豈資窮寇待蕩滅

之後終無所惜一昨金志廉等到緣事緒未及還期忽嬰疔疾遽令救療而不幸殂逝相次數人言念殊鄉載深軫悼想卿聞此良以增懷然死者生之常固其命也固當理遣無以累情初秋尚熱卿及首領百姓已下並平安好今有荅信物及別寄少信物並付金信忠往至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書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戎狄無義禽獸不若但當以兵威取此豈可人道論之突騎施頃者通和朕每撫之如子行李來往不隔歲時賜與優饒非直君長而

窺我邊隙圖陷庭川闕俟斤所以見誅天下孰云不
當不思已過仍敢我讐率其犬羊犯我城堡是其送
死之日可謂天亡之時若不因其自來乘危決策一
失此便後悔何追宜密令安西徵蕃漢兵一萬人仍
使人星夜倍道與大食計會取葉護敦達等路入碎
葉令王斛斯自領精騎取其家口河西節度內發蕃
漢二萬人取瓜州北高同伯帳路西入仍委卿簡擇
驍將統率仍先與西庭等計會尅日齊入此已勅朔
方軍西受降城定遠城及靈州兼取大家子弟并豐
安新泉等軍共徵二萬於瓜州北庭招託就中簡擇

驍健五千人先入直赴北庭從瓜州宜給一月熟糧
若至北庭糧貯可支五年已上凡此諸道徵發並限
十二月上旬齊集西庭等州一時討襲時不可失兵
貴從權破虜滅胡必在此舉卿可火急支計無失便
宜今故使內侍程元宗催遣兵馬一一口具秋氣漸
冷卿及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瀚海軍使蓋嘉運書

勅瀚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及將吏軍士百姓已
下蘇祿反虜敢為寇讐犯我邊城初聞蟻附投兵死
地果自冰銷朕始料之一不差也近得卿表知其狼

狼而賊既不利衆必携離犯順違天招殃破國將在此舉已見其微卿等堅守孤城赤心邊徼言念於此嗟尚久之初解重圍差有勞苦將士已下並得如宜又卿表所云葉護被殺事勢合爾殆非妄傳向若安西出兵乘虛討襲碎葉逋醜皆可成擒應爲懸軍未能越境逆虜漏刃莫不由茲今賊雖請和恃我張勢以防大食之下以鎮雜虜之心豈是真情此其姦數卿可與王斛斯計會伺其動靜因利乘便取亂悔亡不以此時知待何日儻成功立事重賞高班信若四時固必然也近者所有效功一皆委卿甄錄各據實狀具以名聞初冬漸寒卿及將吏軍士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得卿表知諸將接要亦有克捷是卿指麾獲此凶醜蘇祿背德敢茲寇讐自斃犬羊之群我無毫釐之失聞其狼狽疲羸滿道乘此剪撲勢若摧枯張義之等雖各行誅猶恨其少古之善用兵者不必在衆能制敵者會在出奇狂賊此來真亦送死衆既不整心且非一烏雜之虜持久氣衰向有奇決破之必矣且如所奏亦足申威其將士立功擒殺有狀各

據實聞奏當加優賞頃來諸軍奏請所患在於不實將既虛叙人則妄求如此相蒙自然撓法朕以信示下以賞勸勞豈於其間亦容有詭故委卿在遠所寄則深必取誠實勿令致此冬初已冷卿等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兼御史中丞張守珪漁陽平盧東北重鎮匈奴斷臂山戎扼喉節制之權莫不在此朕所以雅仗才識誠思遠圖既膺此舉當成本志今奚賊殘破固不足言契丹餘孽猶且爲梗將遂掃蕩

懸賞須明至如寇抄之來邊境常事苟非大敵不勞我師頃者偏小邀功或亦附益其事言而不賞示信何歸賞而有虛叙勞何勸適使貪嗜小利之輩不思剪滅大舉之策則深謀重賞更待何人而革弊成功當在卿爾其有賊非大下因有擒馘灼然殊效者可量事奏聞其餘微勞並任軍中賞賜冀能自勉令有後圖若信其苟爲終若成事而綱紀不立夷狄笑人以卿之明固在目擊也秋氣已冷卿及將吏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安祿山兩蕃自昔輔車相依奚既破傷殆
無遺噍契丹孤弱何能自全復聞突厥徵求欲有逃
避傳者縱其未實此虜終已合然藉卿運籌徐以計
取况祿山義勇武用絕人謀帥得賢裨將復爾以討
殘蕞勢若摧枯仗順而行何敵之有今者又云遇賊
略有芟夷乘其數窮日向殲盡其灼然有功效者可
具以狀聞會取實勞以當優賞趙堪云卿見部勒欲
以師行兵貴從權以時經略在卿臨事一以委之效
命輸忠成名立事居今慕古千載一時衛霍之儔獨
何人也邊事煩總無乃為勞冬初薄寒卿及祿山并
諸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劔南節度使王昱書

勅劔南節度副大使兼採訪使益州長史攝御史中
丞王昱蠻夷相攻中國大利自古如此卿所知之然
吐蕃請和近與結約郡蠻翻附彼將有詞卿可審籌
其宜就中處置使蠻落不失望吐蕃又無憾詞柔遠
懷來在卿良筭所請入奏豈欲固違屬諸蠻初降正
有邊要馳傳以入不日遄歸來去不遑殆為勞力卿
當此重寄每竭公忠言念遠情當亦想見義非獲已
來歲何遲冬初薄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投降奚等書

勅新來投降奚等汝本小蕃不自存立頃年依我稍得安全而常持兩端遽即背叛忘恩負義豈是人心今者聞汝復歸亦應知過仍緣困感未免嫌疑汝若誠能洗心永以寄命便令處置汝等當須一一聽從即捨徃愆更收來效官賞諸事皆如舊日各宜自勉勿不知恩比嚴寒汝等部落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契丹王據埒可突干等書

勅契丹王據埒及衙官可突干蜀活刺史鬱捷等順

道則古惟智能圖逆節則凶豈愚所覺卿頃年背誕實養禍胎今而知之亦猶未晚固是轉災為福因敗而成去百死之危保萬全之計則昔者之去何其悖也今茲復來又何智也皆是卿素有籌略本於忠誠率先種人拔於死地自爾之後更有何憂朕於諸蕃未嘗負約况於卿等更有舊恩聞卿此來豁然慰意一則兵革都息二則君臣如初百姓之間不失耕種豐草美水畜牧隨之更無外虞且知上策人生自奉誰不求安保此末年一無他慮在卿所見何假朕言部落初歸應須安置可與守珪審定務依蕃部所欲

想其沃饒之所適彼寒暑之便無令下人有所不愜也冬末寒甚卿與衙官軍吏刺史已下及部落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兼御史大夫張守珪近有降人云虜騎東下其數稍衆固宜有以待之仍聞兩蕃亦有應接當是妄語終須審觀若保無他便可信任也至於兵馬權畧決在一時卿自審量不可懸料然虜騎馳突難與爭鋒會是乘其氣衰然後邀擊一戰取滅或在此舉頃者涅禮自擅雖以義責而未有名位恐其不安卿可宣示朝旨使知無他也并便處置訖奏聞朕當卽有處分比秋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今令趙惠琮往一一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八



